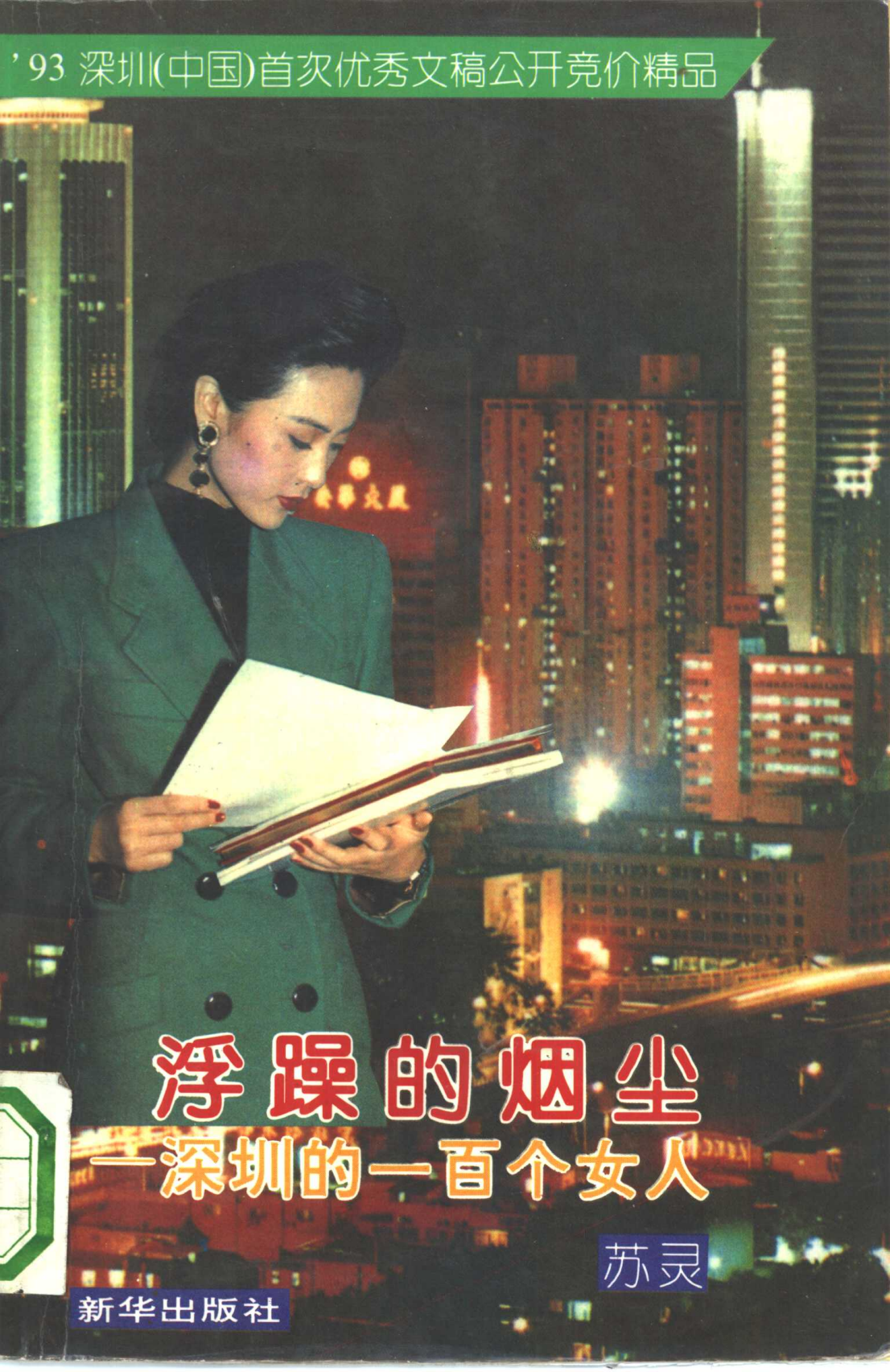


'93 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精品



浮躁的烟尘

—深圳的一百个女人

苏灵

新华出版社

浮躁的烟尘

——深圳的一百个女人

苏 灵

新 华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110 号

浮躁的烟尘

——深圳的一百个女人

苏 灵 著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5 印张 439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 199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00 册

ISBN 7-5011-2406-X/I·92 定价：14.80 元

出品人的话

本文是在一个引人注目的日子——10月28日“'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竞价”活动中，我公司以11万元人民币拍得的。作为文化领域以外的企业，参加这样一个有意义的活动，又拍得我们情有独钟的文稿，其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要靠代代人去延续、去发展。现代社会是文明社会，中国需要发扬光大的民族文化，人们需要更多、更优秀的作品。没有精神文化做为社会发展的底蕴和潜力，真正的繁荣昌盛、真正的民族腾飞都是难以实现的。

文稿竞价，既是勇敢的创新，也是历史的必然。作为企业，参与文稿竞价活动，我们一不图名，二不图利，三不凑热闹。我们的目的主要在于推动精神产品领域中的市场竞争机制的发展，并以此提高我国文化、文艺、文人的价值，改善文人们的生活环境，激发广大文稿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促进中国文化、文学、文艺的真正繁荣。如果达到了这样的目的，我们也就满意足了。

感谢蛇口千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深圳蛇口天缘文化传播咨询有限公司争分夺秒的共同努力，使得此书成为'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槌声后第一部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精品。

深圳华深实业进出口贸易公司

总经理 吴永良

1993年11月26日

前言

苏 灵

不是一头狮子，而是一个浩大的狮群，突如其来地呈现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深圳作为中国之门，它的第一批人们，别无选择地正与狮群短兵相接。震动，波及到了每一个站在这块新鲜土地上的人，当然也包括了深圳的女人们。

1400 多年前，马康的高级神职人员会议，曾正式讨论过一个问题：女人是否有灵魂？基督教的这次会议，最后仅仅以一票的多数认定：女人还是拥有类似灵魂的某些东西。

今天，这个问题当然已经不需要讨论，但她们那纤细、敏感的灵魂，在深圳遭遇到了什么？沉浮于中国门楣下，迎着滚滚商风之烟尘的女人们，她们千姿百态的生存，是否代表着这个国家更多女人们的未来方式？

我把我在深圳生活将近十年中所熟识的、知道的 100 个女人们的人生经历或日常片断写成了 100 个故事。

每一个人都是真的。

每一个细节都是真的。

由于我和她们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切近，由于我不想惊扰她们，书中对各类人物的生存事实，进行了必要的剪裁。

在历史上，一种新的生活的出现，一种新的秩序的出现，都是以无数渺小个人无序的焦灼和痛苦为代价。也许，在金钱的滚动中，男人的力度在全球正与日俱增，但女人们直觉的敏感，却使人类精神天平的指针，没有一天停止过不安的颤动。

生存，它为每一个人安排的角色，都是一种对灵魂的催促。无论幸福不幸，这种催促都十分残酷。对书中100个女人来说，纯个人的，平凡甚至琐碎的每一天，都使她们很难有精力或能力，去观察她们匆忙身后的巨大背景。现在，在一个旁观者的笔下，有100个女人，正站在我们的面前，发出女性特有的忧郁的柔光。她们就是历史。

目 录

第一个女人	离家出走三天	(1)
第二个女人	连发餐厅里的“大波妹”	(6)
第三个女人	谁能写得了我们?!	(13)
第四个女人	跟踪丈夫	(21)
第五个女人	认识了一群艺术家	(27)
第六个女人	拐骗男人	(35)
第七个女人	她能为美国带去什么?	(41)
第八个女人	九三〇“影人”	(48)
第九个女人	小保姆五妹	(53)
第十个女人	比客户还认真的设计师	(58)
第十一个女人	硬着头皮进深圳	(63)
第十二个女人	找不到客户的经纪人	(69)
第十三个女人	女人原是红卫兵	(75)
第十四个女人	“蹭”	(81)
第十五个女人	结婚由于大海	(86)
第十六个女人	我死了，那几十万都留给你呀	(92)
第十七个女人	用中国救美国	(98)
第十八个女人	深圳不同情哲学	(103)
第十九个女人	经理、司机与舞厅小姐	(110)

第二十一个女人	儿子是“飞仔”	(115)
第二十一一个女人	“逃亡者”俱乐部	(120)
第二十二一个女人	来了深圳就亏钱	(126)
第二十三一个女人	一主二仆	(132)
第二十四一个女人	电话大战	(137)
第二十五一个女人	开小店的惠州女	(142)
第二十六一个女人	被深圳吓回去的女人	(146)
第二十七一个女人	她告诉我，事情搞得很糟.....	(152)
第二十八一个女人	落不下户口的女人	(157)
第二十九一个女人	女人最怕伤害	(162)
第三十一个女人	妇女解放运动委员会“主任”	(167)
第三十一一个女人	机会，又一次溜走	(174)
第三十二一个女人	捍卫文明	(179)
第三十三一个女人	女人，回过头来笑一下	(184)
第三十四一个女人	女研究生的独特作用	(189)
第三十五一个女人	告别大兵	(195)
第三十六一个女人	阿里巴巴山洞在深圳	(201)
第三十七一个女人	身高一米七十三怎么办	(207)
第三十八一个女人	深圳的时尚也杀人	(212)
第三十九一个女人	丈夫已远走高飞	(217)
第四十一个女人	自由职业者温小姐	(223)
第四十一一个女人	家里多了一个人	(228)
第四十二一个女人	大陆夫人与香港夫人	(233)
第四十三一个女人	男人在天上飞，女人在地下伏	(239)
第四十四一个女人	你的钱，是老板私人给的	(244)
第四十五一个女人	一个男人的“卫生间”理论	(249)
第四十六一个女人	办大事不动声色	(255)
第四十七一个女人	女为悦己者容	(260)

第四十八个女人	一步登天	(265)
第四十九个女人	大手大脚闯深圳	(270)
第五十个女人	每年一次的阳光	(275)
第五十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的三个面孔	(281)
第五十二个女人	火眼金睛	(286)
第五十三个女人	泛爱主义者的夜晚	(291)
第五十四个女人	一个家庭，二个阶级	(296)
第五十五个女人	小人物的一天	(301)
第五十六个女人	无神论者的母亲	(306)
第五十七个女人	先生，你看电影吗？	(311)
第五十八个女人	永远离不完的婚	(316)
第五十九个女人	蚂蚁搬家也能发财？	(321)
第六十个女人	除夕之夜怎么过？	(326)
第六十一个女人	女警	(331)
第六十二个女人	孝道难尽	(336)
第六十三个女人	瘦小女人发廊妹	(341)
第六十四个女人	职业，丢在了内地	(346)
第六十五个女人	看好了钱包再去赚钱	(351)
第六十六个女人	解不开的精神乱麻	(356)
第六十七个女人	明争暗斗是夫妻	(363)
第六十八个女人	高总出事了！	(368)
第六十九个女人	永远得不到满分的母亲	(374)
第七十个女人	在总经理身边工作	(379)
第七十一个女人	青春，有权力走开	(384)
第七十二个女人	保姆源源不断	(389)
第七十三个女人	沙头角里没穷人	(394)
第七十四个女人	股票官司	(399)
第七十五个女人	病在深圳	(406)

第七十六个女人	讨厌深圳的深圳人	(411)
第七十七个女人	撞在妻子的枪口上	(416)
第七十八个女人	钱太多了怎么办?	(421)
第七十九个女人	永远失败	(427)
第八十个女人	舞女救丈夫	(432)
第八十一个女人	蒸蒸日上小金库	(437)
第八十二个女人	换妻传言	(443)
第八十三个女人	为人师表真苦恼	(448)
第八十四个女人	拒绝“幸福”	(453)
第八十五个女人	“八·五”大爆炸	(459)
第八十六个女人	月儿缺圆无人赏	(466)
第八十七个女人	哪个动物愿意回动物园	(471)
第八十八个女人	告别香港小老板	(476)
第八十九个女人	利剑高悬二万元	(481)
第九十个女人	夫妻分居一个月	(487)
第九十一个女人	别人的情人在隔壁	(493)
第九十二个女人	有钱人的辛苦与寂寞	(498)
第九十三个女人	同性相吸	(504)
第九十四个女人	怎么活着?	(509)
第九十五个女人	举家南迁之祸	(516)
第九十六个女人	“夫妻”之间的一次握手	(521)
第九十七个女人	小姐视死如归	(526)
第九十八个女人	衣锦还乡	(531)
第九十九个女人	千万别扔旧衣服	(538)
第一百个女人	亲友如潮	(544)

第一个女人

离家出走三天

采访手记：

一个女人走了，家就只剩了一半。或者更少。

然而葛红走了，她的家却纹丝没动。

深圳酒店林立，但在这个都市里，她却无处可去。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女人是家里的“磁力”。

家，是两块磁石。如果失去了磁性，还不如摆上两块石头。

两块石头，叫家吗？

我离家出走了！

葛红在深夜一点多给她的朋友打电话，劈头就是这句话。

她的朋友刚刚睡去，枕边的电话铃声，被她误以为是一个梦：什么？

我出走了，现在在酒店里的第十层，自己开了一间房，太晚了，只剩下了豪华套房。现在我的感觉真不错。让他满深圳地找我吧！

葛红的电话，把她的朋友弄得莫名其妙。

她也出走？

她不是那种过于追求独立自主的女人呀。而葛红在电话中的口气，明显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得意洋洋，就像她刚刚从复仇的战场归来一样：

我和他干起来了！今天晚上，他又带了一屋子的人来搓麻将。满屋子是烟是人。我看他是疯了。炒股票赚了点臭钱，就想把工作也辞了。辞了干什么，整天搓麻将？夜里还指望我给他们弄什么“宵夜”。我说：我走，把这个家让给你，你自己“宵”吧！摔上门我头也没回一下。

朋友听到这里，才确信葛红这次是真的离开了家。虽然，过去她曾说过类似的话，朋友们还是认为葛红是个依赖性很强的女人。

她说：一出门正好见到一辆空的士。司机问我去哪，我说去哪都行！只要快点开出这条街去。车就在大路上转，那么多霓虹灯，让我这个深圳人都迷了路。后来我也不知道转到哪儿了，随便指出一个路口就下了车，一看到了福田区，正停在这家酒店门口。

朋友看了看表，心想：糟糕，葛红要煲“电话粥”了。该快点打断她。

果然，葛红仍意犹未尽：我这回要好好尝一尝自由的滋味，也让他好好尝一尝着急的滋味。我现在已经把房间里的灯都打开了，亮极了。两张大床，给我推到了一起。我今天就睡一次超级大床。还有……我为了要这个出走的效果，是空着手离开的。你明天早晨务必帮我拿一条毛巾和梳子和 3000 元钱来。你知道，现在酒店里的毛巾，谁还敢用？

朋友打断了葛红说：明天早上 8 点半送到，现在我们都该睡了。葛红问几点？原来，连表她也没带上。听说 2 点了，葛红才挂了线。

第二天，朋友见到葛红时，她还蓬头垢面的，说：你不来，我不敢下楼哇。快给我梳子毛巾。

朋友要去上班，急着走。葛红告诉她：如果他打电话给你，你就说不知道，可能丢了！。朋友忙点头说：我肯定不会泄密。你想

急死他吗？

急死才好。葛红又狠狠地加了一句：

活该！自做自受！

葛红出走的日子，正是深圳春节过后的阴湿雨季，所有的地方都是湿漉漉的。这种气候往往使人不安。送了毛巾之后，朋友接到的不是寻找葛红的电话，而是葛红本人一天三次的倾诉，中午打到办公室，晚上打到家里。自以为熟知葛红的朋友，也感到她的情绪变化太大、太快。

葛红的口气有点急：我刚才又往家里打电话，还是没人接。打到公司里，公司说他去了海口。纯粹骗人！他和那些同伙一贯串通一气。

朋友说，你要的是什么？不就是自由吗，既然现在有了自由，还找他干什么？

你别拿我开“涮”好不好，葛红的声音有点带哭味了：你快给我往家里打个电话，看他是不是故意不听。

朋友说，你是急糊涂了，电话没人接，谁打还不是一样？我看你或者咬牙坚持下去，或者干脆回家算了。

不行！葛红这时突然又很果断：不能前功尽弃。

朋友临时有事，去了广州两天。回到深圳是中午。葛红的电话又打过来。

你还在酒店里吗？朋友问。

我现在已经回家了……葛红变得有气无力地说。她说她昨天上午就回来了。桌上有一张纸条，他留的。一看就是他的那一笔字，说去海口出差。

朋友知道葛红已经回了家，就跟她开玩笑，说住着高级宾馆，自己开一套豪华房，想做什么都没人拦挡，多神气呀。为什么才这么几天就投降？

葛红此刻已经没有一点幽默感了，恨不得把电话摔了：

别提包房了。昨天早上我到咖啡厅，刚坐下，有个男的笑嘻嘻地走过来。一口一个小姐，又说出我是一个人住在1013。说他住在我隔壁，已经注意了我二天。你没看见那男人说话的样子，真肉麻！我什么也没吃，立刻就去大堂里退房。连住酒店也别扭，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这之后，三天无话。

第四天，葛红打过电话来，声音压低了八度。看来，她丈夫在。朋友一问，果然，她丈夫在，正在卫生间里。

葛红说她的丈夫也回来了，提着手提箱和两个大椰子，悠哉悠哉。进门只是顺嘴问了一句，你去了哪儿。

真没劲！

葛红气呼呼地说，我和人私奔去了！

丈夫轻描淡写地说：你别开玩笑。你往哪儿奔？你恐怕连奔的目标都没有。

说完，丈夫就到厨房拿刀开他的椰子。

葛红越想越气，一脚把两个椰子踢到墙角去。丈夫见了也不恼。说踢吧，椰汁晃酸了，大家都得胃肠炎。

描述到这儿，葛红猛然打住，说：明天再聊。挂断了电话。看来她丈夫出了卫生间。

朋友的工作总是到处走，走了一趟北京回来，又见了葛红，葛红说：踢椰子那天，他倒了霉，接了一个麻将友的电话，说什么“重大利空”、“健康问题”。放下电话，捶胸顿足地，他整个晚上一个劲儿地拨电话。

赔了才好，急死他才好。

葛红说，他总说他玩股票好象是如鱼得水，这回没了水，干死他！她说话的口气，好象她是一个陌路人。

果然，用股票术语说，葛红的丈夫“斩了仓”“断了臂”，信誓旦旦，等着“抄底”。可惜，股市无常。他刚卖完，攥着钱直跺

脚的时候，股市强力反弹。他整天一脸沮丧。干脆不上班。在家搓麻将，说是“调解心理”。

在葛红的心里，其实根本没有出走的打算。不过做一个姿态，想吓一吓丈夫，就是要那么一个效果。等着他到处找，拉着她，恳求她回家。葛红完全失望了，说哪怕在报缝儿找到一则“寻人启事”也好。可他跟没事儿似的。

我把他看透了，他把我也看透了。葛红说，我现在连自杀的愿望也没有。

自杀杀谁？还不是杀自己。

半年后，朋友在街上看到葛红。过去随随便便的葛红，完全变了。脖颈、手腕、手指，凡是身体上关节细的地方都戴着满满的饰物。

朋友觉得葛红很陌生。

葛红拉着朋友去喝咖啡，很自然地又谈起他的丈夫——葛红嘴一撇：炒！还在炒。炒完了股票，炒地皮，又炒法人股，工作也辞了。

葛红仿佛已经大彻大悟：随他做什么，我全不闻不问。他是他，我是我。一个人自由自在。

分手的时候，葛红有点突兀地问那个朋友：

男人是不是太简单的动物。女人是不是太复杂的动物。为什么非要让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下呢？

第二个女人

连发餐厅里的“大波妹”

采访手记：

老板与打工妹这种新的关系在中国出现了。

这是在新形势下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

有一篇小说中说了一句非常有趣的话，叫做：

集体劳动好，

把爱情来产生。

个体劳动则不行，

不管你多么有水平。

无法统计，在深圳的集体劳动与个体劳动中，究竟能有多少个地方能“把爱情来产生”，或者多少悲剧，多少血泪与叹息。

在我们的记忆中，在过去多少年的宣传中，有钱的男人总是玩腻了年轻女人之后，就把她们一脚踢开。于是，她们便悲痛欲绝。于是我们大家一想到不平等的男女关系，就恶心，就痛恨不已。

但是，我看到，今天——即使在金钱地位不等同的男人与女人之间，二者的快乐也大大多于痛苦。至少在深圳是这样。

在人的内心深处，在处于低位的女人的敏感精神中，痛苦与嫉妒的波澜，永不会止息。

男人是一种很傻很傻的动物——为了自己的愉悦，

处心积虑，把血汗钱白白地撒发给女人们。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实在是太亏了。

清晨6点钟，深圳比全国哪个城市都宁静。年轻人的城市是睡懒觉的城市。街上，只偶尔有几个小学生，像刚睡醒的鸭子，慢吞吞地驮着大书包，往小学校走。

在这个时候，被四周高大建筑物包围着的，陈旧的渔民村里，那间阴湿的“连发餐厅”的炉火已经燃起来了。

老板娘从布帘后钻出来，由背上卸下孩子，到神龛下面拉出一只肮脏的铜盆来，点燃了一迭黄纸，再燃上香，跪在泥地上连连地磕头。

雇工阿珍头发蓬乱地站在店门口，呆呆地，手上拿着一只塑料梳子，望着街。门口是一株老榕树。

阿珍每天早晨都看的风景，是一只外国进口的垃圾车，轰隆隆地装垃圾。离餐厅不远，估计20米，说是一个垃圾场，污水常常溢到餐厅的门口来。阿珍梳好头发，开始把一袋袋米粉打开，扑扑地倒进一只红塑料桶里，一只手兑水，一只手，其实不只是手，是用整个一只手臂，伸进去搅拌。

老板从里面出来了，飞快地在阿珍的脸上摸了一下。阿珍没有反应，她好像还在睡觉。

阿珍麻木地走进里间，接过老板娘正在调制的酱汁儿。老板娘的眼睛在阿珍和老板之间滚来滚去。

在深圳，老板对自己手下的女雇员动手动脚，似乎司空见惯。不过，老板娘是个厉害的女人，脸上长着总是不高兴的表情，有一只广东式的肥胖鼻子。她很恨阿珍。老板娘称呼阿珍，就叫她“垃圾婆”。

阿珍过去是捡垃圾的。几年前，老板在一片铁皮房旁边看见一个小男孩象死囚那样，被反绑着，跪在地上。那孩子因为偷旧